

随笔

原野的原野上 充满自然的芳香

戴荣里

我喜欢阅读原野的散文、诗歌和小说。尤为喜欢原野的散文。原野的散文，充满了时空穿透力，那种水渗透泥沙般的穿透力。我能在散步时逐字逐句阅读原野的散文，那一些充满金色光芒的句子，会让你的心头充满温暖。每次阅读原野的作品，我都会像一个草原上追逐猎物的猎人，小心翼翼，一点一点注视着原野的文字，生怕猎物跑了。

鲍尔吉·原野是蒙古族，有这样的名字本不稀奇。书名《原野的原野》，起得多好啊！蒙古族的后代，无论离开大草原多么久远，血液里珍藏的，依然是草原的血脉。这本书充满草原的香味。草原上的一切，在原野的笔下纵横驰骋，如一匹不断奔跑的战马。原野身上流动着一个骑兵儿子的血，自然有军人的血性。原野的写作，在城市与草原的对比中，在血液于水的感情里，在来回穿梭的意象里，为读者奉献了一篇又一篇美文。原野是一位善于书写真实而又超越真实的作家，他似乎掌握了描写真实的艺术妙招，一点点精心勾勒出草原的画像，牛羊的风貌，草原人的精神气质。作家的经历无疑是作家拥有的财富，而作家的对比眼光和描写功力，则让作品立分高下。作家原野更像一个城市复归草原的牧民，既有城里人的见识，也有草原人的悲悯。他写自己的父亲回到草原上，看到自己的穷亲戚一家家没有开伙的锅灶，本要苛责他们懒惰，但最终发现穷亲戚家竟然没有一粒粮食。父亲的到来，带来炊烟的升起，也带来一家家穷亲戚欢欣的场面。草原人的别离，没有微笑，却有流不完的眼泪。当分不清羊和狗，狗和狼的我，被草原上的亲戚所笑话，我也曾笑话把电梯房看做神的旨意的堂兄的好奇。尽管我一再演示上楼和下楼以及在楼上审视人的渺小等诸多现象，以此启迪堂兄要把这电梯当做是电驱动的房子时，表弟不可思议，能使电灯亮的电，最多只能烧焦电线皮，怎么会驱动一个房子上下？在这种好奇里，生活的错位让你感觉到草原与城市的差别。当堂兄问起自来水管怎么能从墙里出来时，原野笑了，堂兄甚至反复探寻自来水管里面的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，原

野骗堂兄说：是从颐和园里淌出来的，堂兄连连称是，在这样幽默而随机的应答里，的确藏着酸涩而又错位的生活味道。依照原野的说法，草原人没有不孝顺的，在草原上生存，自然规训着人类，人类模仿着自然，不懂得自来水和电梯的堂兄，始终知道草原人的本分，知道骑马在草原上纵横驰骋。只要马儿的野性没有被消除掉，人与草原相互融合的质朴，就会存在着。原野的散文遵循着这种写实手法，在看似随意的描述里，蕴含了人间真情实意的美好，让我们看到马背上的民族，那份让人咏叹的真情。原野是对比描写的高手，不是戏谑草原人的口吻，而是贴着草原人的言行去书写一个真实写作者的感觉。在城市和草原的对比中，让一个个人物凸显出来。这就使他的散文彰显真实性的存在。

原野对散文的贡献，还体现在其原创性上。如其对自然的讴歌，风与草，水与山，马与羊，每一个物相，在原野的语言符号里都是一面崭新的旗帜，这就让他的散文充满耐嚼的味道。语言的张力，更多来自于作者的原创，而非你抄我，我抄你，掉书袋般的互相标榜。在更多散文家强调古今中外的大量阅读的背景下，原野文字对原创性的坚守，更有一种里程碑式的独创意义。这独创，首先是生活经历提供的作家的丰富宝库，也是原野寻觅出符合自己的创作路径而刻意为之的一条写作通道。在原野的笔下，草原上的物事，是唯美的叠加；草原上的族群，是历史的表达；草原上的静止和流动，带有草原独有的韵味。草原，为作家原野提供了丰富的写作养料，在原野的笔下，草原更加丰富、辽阔起来。憨厚得到赞美、辽阔得到弘扬，清新得以广博。这是属于原野的原野表达，也是一个散文家应有的创意追求。

《原野的原野》，更像被风吹得此起彼伏的草浪，书中文章只是大约分了六辑，如六片牧民各自规划的草场。每个草场内的草，接连不断地起伏着，原野没有隔断他们，这是属于原野的草浪，也是属于草原的草浪，在每一块框定的草原上，你都会寻觅到让城里人久违的惊喜。



《夏季故事》王晰作

心语

讲一个 成长故事

葛水平

某一天我儿子说：“妈妈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出生了。”我发现我忽略了“很小的时候”，我做了很久的大人。

某一天我儿子举着小拳头高喊：“打倒葛水平。”我说：“你从哪里学到的这个词？”儿

子说：“电视里，和你们大人。”

很长时间我们大人最喜欢用的暖场表演影响了孩子，我们忽略了大人不适合做放在儿童的眼睛里出格的事，或者说大人从来没有觉得成长不分老少。

越来越多的孩子像大人了——模仿大人的语气和神态，模仿得越像大人笑得越欢。大人要求孩子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人生理想，大人很少让孩子调皮捣蛋。如果不学习，大人就会把家喻户晓的教育词语挂在嘴上，大人的世界里孩子的榜样很多，所有的榜样都是大人没本事实现的。

成长里苦中作乐出现的智慧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，不管是谁，一旦成为大人，一定会在创造世界和成长过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。而且通常很难讲，大人究竟是作者，还是剧情本身的一部分。大人似乎活在自己写出的故事情节里——在舞台上，永远趾高气昂，把自己理解的表演事业和更多的舞台出场当作发力的目标。这并不令人惊讶。

很少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做一个失败者，一定是要按照大人的意愿成为一个成功者。很少有大人认为：成长是独一无二存在。我想，我应该像儿童学习，抖落掉一直以来拖累着我的那个身份——装腔作势，装模作样，故作高深，小聪明当大智慧，用六只眼睛去挑刺、去抱怨孩子的成长。

《山下午锄二》这部作品的题目是我儿子起的。某一天他说：“你愿意给我一次自信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。”他说：“山下午锄二。”

我渴望找回某些丢失在过去的、无法描述的东西。回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安慰的源泉。记住童年，因为记忆会把一些大人的事情变得比实际情况更糟糕。

依旧是写乡村。离开这个喧哗的城市，在乡村，也许更适合我吧。

回味

塔山脚下

周华诚

汪团长办这个剧团，一开始是为了他老娘。老娘喜欢看戏，喜欢了几十年。还有他外公，扮过老生。所以汪团长对做戏有情结，后半辈子他接手来当这个越剧团团长，可以说，是早已注定。

汪团长是砚瓦山人，本地人都知道，砚瓦山点石成金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村民个个出去跑市场，卖石头。杭州苏州，温州广州，哪里有钱挣就往哪里跑。为了做成一单生意，硬是等在大老板门外，一等就是三四天。生意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做起来。汪团长家里，他买一台电风扇，又买一台电视机，都是全村最早的。那时候，买个西湖牌黑白电视机，都还是凭票才能买哩。

我和汪团长坐在塔山脚下喝一杯咖啡。汪团长这个人，话不多，我问一句，他答一句，好在他喜欢喝咖啡。期间有几个朋友大呼小喝找过来，都是找汪团长喝酒的，或者找汪团长排戏的。

汪团长接下来很忙，他要把一场一场戏安排出去，有的安排在村

庄的大礼堂，有的安排在露天的广场上。台子搭好了，锣鼓响起来，村庄里的老老少少就汇聚过来了，大家坐在台下，汪团长站在人群之外，放眼一望，观众里还是白头发居多。汪团长开了园林公司，从园林公司挣的钱，有一些就贴在剧团上。搞这个剧团不容易，但是汪团长开心。有钱难买是开心。汪团长搞剧团，辛苦是辛苦，也挣不到钱，但是汪团长觉得自豪。

另外，汪团长自己说的，“老娘过辈以后，每次看到舞台下那些老人家，也觉得是自己老娘一样。”



《香茶》郝小军作

人物

这样的日子，如果一直延续下去，张桂梅肯定会成为喜洲小镇上平凡而幸福的人，一辈子守着学校，守着董老师的家乡，守着苍山洱海终老一生。

但是，不幸还是悄悄地来了。

1994年底，董玉汉老师突然胃痛难忍，夫妻二人到医院检查，结果把他们吓坏了：胃癌晚期！

沉浸在甜蜜生活中的张桂梅，突然陷入了绝望。看到诊断书上白纸黑字写着的检查结果，他们感觉到苍山不再是那么伟岸而挺拔的苍山，洱海也不再是那么水天一色的洱海，喜洲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成为他们苦难生活的见证者。

有病就得治，得了癌症，更得治。但是，所有

人都知道，晚期癌症是很难治好的。

董玉汉和张桂梅，这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妻，开始在大理、昆明等地四处求医治病。从西医到中医，从各大医院的正规治疗再到从亲友那里得来的偏方，他们都抱着一线希望去试。

然而，药吃了很多，药水挂了一瓶又一瓶，病情却没有控制住，积蓄也花光了。

没有钱就到处借，找亲戚，找朋友，只要能够借到钱的地方，张桂梅都借了。

借了一回两回，张桂梅再也借不到钱了。

山穷水尽，张桂梅只好把董老师家两层楼的房子卖了，给董老师治病。

饱受癌症疼痛折磨

希望出版社

25

陈洪金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的董老师深知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，他开始绝望了。站在医院的楼上，他无可奈何地对张桂梅说：“算了，别治了，回家吧。”

张桂梅还是不愿意放弃最后一丝的希望，她对丈夫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有工资嘛，怕什么呢？能活一天算一天，就等于你多陪我一天呗。”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25

赵树义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想起米沃什的《偶遇》，可此刻，没有野兔，也没有鸡鸣，车灯刺穿前方，光线似明却暗，恍惚中，感觉自己正行驶在灰黑色波浪之上。车沿着45度角向上爬行，月亮也倾斜着向天空爬行，假如我们掉头向下，月亮也会掉头向下吗？猛然意识到自己可笑，转脸去看宋勇，却见天边钢蓝钢蓝，

比白日的蓝天还纯净。不由呆了，盯着低垂的夜幕一动不动，直到宋勇说，领导，岭上到了，才回过神来。

岭上气温常年偏低，刚入10月便有初冬的寒意。山下秋高气爽，岭上寒风习习，气候反差如此之大，令人讶异。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到岭上，但这样的季节，还是第一次。一下车，冷风扑面，想到过岭上冷，没想到竟这么冷。我也算熟门熟路，但与宋勇相比，还是个外地人。宋勇径直带我去“岭上人家”用餐，一小碗莜面鱼鱼，一大碗和子饭，身体热乎乎，肠胃满足，心便满足。饭后，去“半山云途”住下，联系房间时，听到宋勇一再强调要一间最暖和的，我一旁笑了。

坐在壁炉前，点燃一支烟，想歇缓一下再出门走走。手中烟灰掉落，炉中灰烬剥落，困意渐生，可一想到要看月亮，便坚持着没睡。从沁河源到岭上，仿佛从黄河边到塞外，气温下降幅度之大，出乎预料。当时一时冲动，或是想着可以漫步蔓上，看月亮升起、月亮落下吧？到了岭上才知道，即便院中赏月也会让人笑話的。

“半山云途”由旧民房改造而成，东为观山院，西为山隐院，我俩住在山隐院。房间上下两层，楼上是床，楼下是炕，地上砖砌一座壁炉，火苗正烧得切实。我想住到楼上夜听风声，宋勇说楼下有壁炉，暖和，坚持让我睡炕。

纪实

连载